

## 【行走人生】

□金后子

刚刚走进莱芜——更准确地说是莱城,一缕缕清凉的气息就扑面而来。我心里清楚,夏日的这份清凉是来自大山的,是来自森林的,是来自绿色的。面对这份难得的清凉,这含翠欲滴的绿,我想到旅游,想到美好。是啊,人们借着一个个的由头,总习惯到远方寻觅风景。可寻来觅去,当静下心来的时候才会发现,其实好的风景并不在远方,它就在你的身边。

莱城的四周几乎全是山,是大山滋养了一方百姓。徜徉在莲花山深处的绿海里,高庄就成了连绵群山里的一个亮点,是一个美妙绝伦的符号。沿弯曲而又平整的山路西行,当进入一个纵深不及的峡谷时,突然发现在路的左侧立有一块大大的牌子——齐鲁干烘。又走不远,前面豁然开朗,四面环山,一面临水,绿海如潮,可谓钟灵毓秀、天造地设也,若不是上天格外垂青,是不会有这样的效果的。是啊,当你走进这方宝地还会发现,它不仅风景如画,真正称之为瑰宝的是这里藏在深闺中的茶园了。这里就是高纬度北方茶的产地。由于四季分明、昼夜温差大,加之大山的滋养,产出的茶叶叶厚,耐冲,口感好,矿物质含量高。当然,对一般人来说,最富有吸引力的还是已初具规模的集采茶、观光、休闲于一体的综合旅游项目了。

我们一行来到时,已近中午时分,太阳高悬在天上,洒下灿烂的光芒。郁郁葱葱的茶树在阳光的照耀下诗意般地匍匐在大地上,绿得安详、绿得清澈。说实话,年过五十的我虽然茶喝得不少,但与茶树茶园亲密接触这还是第一次,激动之情难以言表。再者,在我固有的印象里,种茶总是与江南捆绑在一起,茶是南国特有的植物——好奇心也陡然而生。

走进茶园,茶树一棵棵一行行一片片高低错落铺展开来,打眼望去,极似城里

## 何必下江南



路旁的冬青,只是没有冬青修整得那般整齐,更多了自由生长的野趣。那些蓬勃向上的叶儿,大的小的宽的窄的厚的薄的挨挨挤挤、勾肩搭背闹在一起,从远处看去几乎是一个整体,近观又各有各的特点和表情。但无论怎么变化,它们共同的特性那就是绿了,是通身的绿,绿得肆无忌惮。

就在一行行一簇簇茶树的头顶,架设着一个个黑色的淋浴头,细密的水雾从上面洒下来,像雾像雨又像风,更似南方雨后的山岚。“科技是第一生产力”,我脑子里立即蹦出了这句话。农业文明敞开胸襟拥抱工业文明,或者说工业文明去亲吻农业文明,经济社会发展才能插上飞翔的翅膀。茶园吕老板说:“越嫩的叶越值钱,3万个嫩芽才能成茶1斤。”“噢!”我惊叹道。是啊,多少棵茶树上才能采下3万个嫩芽呀,甘苦自在其中。

几个妇女正在田间采茶,她们先从嫩叶采起,然后由里及表地层层向外扩展着,她们的手快得如同母鸡啄米,又稳又准又轻巧。

我环顾四周,巍巍青山似在向种茶人致意。那几个打伞遮阳的男男女女的同伴,不知是否看到青山的妩媚。其中一位太太手臂上还套着防晒的黑色袖套。“城里不知季节变幻,不知季节已变幻。”可能就指的这帮人吧。但愿此行能改变他们“面包来自商店而不是来自土地”的观念。

“请问,我们这里的茶叶为什么叫干烘呢?”同行的王先生问。

“干烘属发酵茶,滋味醇厚,耐冲耐泡,解渴提神,健胃消食,具有红茶与黄茶的品质特点。”吕老板回答道,“干烘茶历史悠久,自明代由安徽传入,被列为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。因用木炭经初烘、复烘、足火、拉老火等多道工序烘焙制成,所以就习惯叫它干烘了。”边走边聊边看,我们频频点头。

伴随着一阵清风,我们来到一棵有着百年树龄的核桃树下,巨大的树冠犹如一个硕大的遮阳伞,把几十号人一下揽入自己的怀里,树叶泛着碧绿的光芒,枣儿般大小的核桃满树皆是,正探头探脑地冲我们做着鬼脸。与树木对视着,完全融入了自然之中。木桌、板凳、马扎,让我们安坐下来,服务员很快就用透明的玻璃杯把茶沏好端上,哇,青绿青绿的叶儿在水里舒展着身姿,上下飘动,像一条条游走的鱼。望着茶叶那柔美的倩影,多半是只观而不忍喝下。是的,美丽是令人惋惜的,更是可以征服一切的。可以说,这是我有生以来见过的最青最绿的茶了。

喝还是要喝的。轻轻地呷一口茶水,细细品来,缕缕清香从鼻孔沁入肺腑,又从内心深处反涌上来,那个涩,那个甜,那个爽……真可谓回味无穷也。此时此刻,我被眼前情景交融的画面打动着,突然不知从哪里迸出灵感,大声喊道:“莱芜有茶园,何必下江南!”

扫描二维码  
关注壹点文学

扫描二维码,可以查看青未了文学网、青未了文学“壹点号”的投稿方式,查看优秀专栏作者的往期作品,还可以参与作品评论和写作交流。



## 【吉光片羽】

□唐桂艳

## 书卷多情似故人

——由沈从文先生的一封信谈起

一个偶然的机会,读到沈从文先生在1956年10月于济南写给妻子张兆和的信。

1956年10月9日下午2时,沈从文和余

库来到位于大明湖畔的山东省图书馆,拜

访了当时的副馆长宋景周,“一半时间是

在藏书四十万卷的库房消耗的。看到许多

《大藏经》。”

“我忘了说图书馆的书架,真是一种奇观!高过二丈,一列列和无线电什么器上的片片一样,两架之中窄窄的一条甬道,我只担心会倒骨牌似的一齐倒下。我想看看明《大藏经》,他们正当成无用之物搁在书架顶头,一个手足矫健的女同志于是爬梯子上去取书,到了顶上时,我们在下边仰头望着,令人担心,比看杂技中的‘缘杆’还要不安。因为实在太高,简直是一种表演。这些工作的同志,在库房中书库中工作一年半载后,大致每人都可以在什么会上报名参与表演爬高绝技了。至少是业余什么会时,这么表演是十分动人的。到她平安无事下来时,我才放心。”

于先生幽默、诙谐的文笔中,我想到了二十年前自己与古籍打交道的日子。山东省图书馆建于清宣统元年,馆址称“遐园”,与宁波“天一阁”并称双峙,有“南阁北园”之誉。

20世纪二三十年代,聊城杨氏“海源阁”藏书散出,由蔡元培建议,山东省教育厅何思源厅长主持兴建新的藏书楼,前后用款六万余银元,于1936年12月落成使用。楼体呈“山”字形,占地二亩六分四厘,红砖砌墙,其黑色木制大门当年由德国汉堡码头运至天津港,又用牛车从天津运达济南,耗时3个月。

以奎星主鲁,虚星主齐,“奎虚”意指齐鲁分野,遂取名“奎虚书藏”,由著名藏书家傅增湘署榜。

从沈先生说的书架高度、密度、藏书数量,可以断定这是“奎虚书藏”,一楼最大的古籍书库。

此书库350平方米,长27米,宽13米,高3.8米,正位于“山”字的中间一竖位置。从大门进去,木质书架分列左右,各有十三

四排,每个书架其实是由两个四层书架上下接在一起构成,书架层高约40厘米,书架搁板在5厘米以上,虽敦壮结实,但因上达房顶,加之书架间缝隙太小,故沈先生感觉高过二丈(约6米以上),并感觉要“一齐倒下”。

库内藏书约40万册,其中就有两部《大藏经》一部南藏,一部北藏和散册约17000册。因阅读的人少,故置于书库最后一排书架上,并非被工作人员“当成无用之物”,沈先生要看的书恰恰置于最顶层,而这一幕又被他形象地记录了下来。

看到沈先生说那位女同志——我的前辈“爬梯子上去取书”,我真是羡慕,因为在我工作时,根本没有什么梯子,我们完全是“徒手攀援”,那叫一个“技术”:左脚踩在一层木架上(书架很宽,留有放脚的位置),右脚踩到对面书架的一层木架上,左脚上一层,右脚上一层,轮番上行。

等到上了最高处,如果发现所取的书不在自己能触及的范围,只得一手攀架,小心在空中行走,真是手心出汗,两股战战,更不敢下视,胯下就是那条“甬道”,随时有摔下的危险。

我曾经无数次想到自己一头栽下来的惨状,也曾一度设想要在身上捆上绳子以做保护,但终究没有实施,更不奢望像沈先生说的一年半载后参加爬高表演什么的了。

尽管此楼在建后的半个世纪之内,一直是山东省图书馆藏书及阅览的主体建筑,冬暖夏凉亦使古籍基本保持恒温,但因濒临大明湖,湿度较大。

犹记每年春天,在连续晴好的天气里,打开书库尘封一年的所有窗户通风,为保证安全,我们会搬上凳子,五步一岗地坐在书库周围,轮流当值,体验着从书库中散出的阴凉之气和书库外温暖阳光的交织。

老式的除湿机不辞辛苦地工作着,每到下班时,我们都会从书库中提出一桶水,水泥地面沁出的水珠常常会让我十分小心,以免滑倒。

记忆犹新的是,放置在书库外的电闸因线路老化突然打火,令人心生惶恐,而冬天暖气打压时管道的点滴渗水,让我们断然关掉所有书库的暖气阀门。

曾经管理过台湾汉学研究中心善本古籍的卢锦堂说过:“我们时刻提着脑袋在办事。”的确,水火无情,管理严格的双人双锁又怎能保证古籍的无虞?

自1994年起,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就和工作人员一起翘首以盼新的馆舍。2003年底,70多万册古籍全部搬迁新馆,新书橱、新装具、气体灭火系统、通风除湿系统、火灾报警系统、水灾报警系统、空调、空气净化器、温湿度监测仪……硬件的改善,以及一系列严格的管理制度、应急预案,加之“中华古籍保护计划”的实施,山东省图书馆的古籍生存环境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改善,齐鲁典籍受到了空前的关爱。

今天,回头想想那些曾经的艰辛,那些曾经和我一起奋斗在搬迁第一线的同事们,他们,有的远走异乡,有的已到天国。

那两个一米八多的男孩子,一个站在高高的书架上,伸手可触房顶,一个站在地面,脚尖一踮,就可接到上面俯身递来的书籍,两人一搭,完成了原本需要三人传递才能完成的书籍下架工作,而我,则往返奔跑于书籍和他们之间。

那些灰尘满面的日子,那些腰酸背痛的日子,那些苦中有乐的日子,至今想来,犹在眼前。然而,物是人非,古籍依旧在,伊人已离去。

纸寿千年,人无百岁,为沈从文先生取书的前辈已经作古,而被数代人守护的这些瑰宝,却依然满含深情地注视着我,一如它们入驻本馆时深情注视着我的先辈一样。它们或许心存感动,感动因图书馆的保护而让它们得以续命,感动因读书人的发掘而让他们焕发青春。

而我,作为一名普通的古籍管理工作者,默默守护着它们,无非就是希望这些瑰宝能够得到人们的阅读、诠释,真正发挥它们的价值,就像习总书记所希望的那样:“让古籍里的文字活起来。”

## 【念念亲情】

## 圆圆饺子

□刘恒杰

不知道什么原因,我从来不吃馅里放有葱花的饺子。

上世纪六七十年代,我们那里的生活还非常贫穷。由于我家劳力少,从生产队里分得的粮食要比其他人家少得多,生活很是困难。饺子是庄户人家的好饭食,记忆中,只有到了冬天来大白菜时,才能吃上几回饺子。那时,白菜馅里唯一的佐料就是葱花,可是我却从来不吃馅里放有葱花的饺子。没办法,母亲就在剁好的白菜馅里先不放葱花,等包上二三十个,看看够我吃一顿的了,再将切碎的葱花拌在馅子里。下饺子时,也是先将馅子里没有放葱花的饺子单独下,煮熟捞出后,再下馅子里有葱花的。日子穷,用来烧火的柴禾也是一根一根数着烧。后来,母亲又想出了一个办法,在包饺子时,先是把馅子里没放葱花的饺子的两个角捏在一起,这样做成的饺子就变成圆的了。如此一来,圆圆的饺子和有葱花的饺子在锅里一起下,也不至于吃混了。

后来,两个姐姐也能帮母亲包饺子了,就学着母亲的样子给我包圆圆饺子。可是,有一次,二姐竟偷偷地用有葱花的馅子给我包了一个圆圆的。饺子煮熟后,一家人都坐下来吃,谁知道,我第一个就吃到了那个放有葱花的圆圆饺子,我一下子呕吐不已。那顿饭我再也没有吃一个饺子。为了惩罚二姐,父亲让她背着我到村西头的小店铺里买了两块用花纸包着的糖。因为我的哭闹,我还有了一次逃学的理由,和已辍学的几个小伙伴疯玩了一下午。

初中毕业以后,我去了泰安师范学校读书。那时,已经开始实行联产承包责任制,家里的生活条件好了许多。可是,因为远离家乡,就难得吃上母亲和姐姐为我包的圆圆饺子了。每周星期五的晚饭,学校食堂给每个学生发两个大蒸包,而食堂里的师傅是不会因为我而在馅子里放葱花的,而且他们压根儿也不会相信,天底下会有不吃这玩意儿的人。这样,每到星期五吃晚饭时,同学们都在津津有味地吃大蒸包,我却一个人躲在宿舍里啃凉馒头。那时候,我就会想起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饺子的情形,禁不住潸然泪下。后来,班级的生活委员发现了这件事,就告诉了班主任,班主任就去找食堂的师傅商量。从那以后,每到星期五的下午,食堂的师傅在包大包子时,就先给我包出两个馅子里没拌上葱花的大包子。他们也是将大包子的两个角捏在一起,包完了,再将葱花拌进馅子里。这样,一直到我毕业。

那年元旦我结婚了。婚后不久的一天,我下班回家,看见桌子上放着两盘热气腾腾的饺子,其中一盘是圆圆饺子。我这才忽然想起,我从没有和妻子说起我不吃馅子里有葱花的饺子这件事。问妻子,她说,母亲在我俩结婚的前几天,就已经告诉她了。